

T 856/1125 (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YASHI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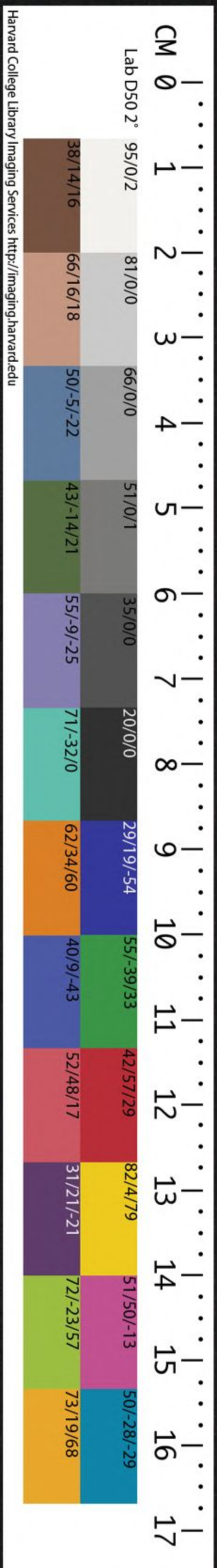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06

四書滙叅

論語一

六



論語序說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織義

與杞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有季孟吾老之語○語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

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孔子還受之否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

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

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類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

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肯去如陰雨蔽

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畧開霽雲收霧歛見得青天白

比這些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自是好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墮成圍之不克語類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使休

須別有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

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

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

齊魯西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

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

正卯四字蓋存疑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語類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

夫子果止乎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是之速必須別討一事故

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

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氏既有所惑其

不足以為有為可知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

故不容於不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離由適

敦復堂

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

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語類

肸之召但謂其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孔子如蔡及葉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

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

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

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

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語類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

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

人自知其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

不可為矣從周等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十四年庚申魯西狩

獲麟有莫我知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

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此段進論語集解疏文中

語也○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

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

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裸

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

家說中得之耳○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

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仁山金氏曰唐柳子厚亦謂成於曾子之門人而謂有

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為定○楊氏曰此書首

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

明驗至於閱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

敦復堂

革也與○已上二條言論
語本末故附錄序說左方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
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
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偁疏約而修之以
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
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謂王安石父子逞其私智盡
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
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

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畔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

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

於遺經其所以教人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則異乎

人之所以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韋齋先生未通

大義而先君棄諸孤朱子十四歲而失怙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

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

有道延平先生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

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

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

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得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此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是乎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於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叅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刊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

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質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

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宋子少嘗誤入釋氏二十四歲悟其非學於李延平先生始歸正傳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述朱按學庸章句皆有序

而論孟集註僅有史記序說未及另序。翻閱文集有要義及訓蒙兩序。而兩書無傳。蓋要義即精義之所由來。而訓蒙口義或為集註之所造。端託始未可知也。玩其文因知朱子之用功始之驅闢邪說。開啟羣蒙。日積月累。朝更夕改。由粗入

精由博反約而集註始定學者安享其成正不知先賢當日之辛勤有如此故並載以補集註序說之所未備云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

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鮮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

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
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語類問論語示人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大指類多體
驗。擴充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
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
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
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
但教人恁地去。倣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
就事上推究。又曰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飮。涵泳諷味。孟
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
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又曰孔子言語一似
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
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
氣力。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他底不得。若孟子便

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
以為聖賢之別也。○問近看精義。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
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又問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
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
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
見有效。又曰。譬如攻城。四面圍攻。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
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又曰。凡
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
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
事。○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
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
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精義綱領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孟只要分開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一許大氣象。然後爲泰山。有一許大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常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敦復堂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語類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特患不精耳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類推而無不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

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

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

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

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語類

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此孔孟之心。將孔孟

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

孟不會說話。一○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最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

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凡看文字。須先曉

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

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

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
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

終身儘多也。語類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
看時曾時習與否又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

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實能克
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論孟只剩讀著便

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語類讀書
之法先要

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
須反覆玩味。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

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
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

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

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

疑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着力深方能
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

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
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淡洽耳語類莫云論語中有緊要處有
泛說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

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
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

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
不盡見必定有空礙處

謝氏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

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

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

敦復堂

右論讀書之法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無事者。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有讀了後

其中得一兩句喜者。語類到這一二句喜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欠自解踏着他關捩了倏然悟

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輔氏曰是就其性之所近而偶

有所感發焉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輔氏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既知其味則必嗜之也嗜之而飽饜充

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輔氏曰程子言雖近

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

化月異而○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歲不同矣

但覺意味深長。語類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學者先讀論語孟

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類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

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輔氏曰讀語孟而不

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

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

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右論用力之方
分輯從述朱本稍為增訂而仍其目

論孟讀書之要

文集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

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

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按語類綱領開示學者深切著明。然多分說散說。此篇則統舉其全體。蓋尤綱領中之大綱領也。故鈔列綱領之右。

語類綱領

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淺後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孔子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

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理會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言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此顏子所以未達。一問按以上兼言論。子卷。○夫子教人零星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首。敦復堂

大物事。○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榦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解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某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以下論集註○論語

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心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獸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

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一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此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証者。此義不可以常訓通也。○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

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須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

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注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注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指而後及之也

又曰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指及反覆此章之餘意。紹聞編今學者讀章後集註當知此是說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端的不可錯認

論語序說卷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釐編

孫

維甸尚翁

校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語類今讀論語且熟讀

其餘自然易曉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文集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敦復堂

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語類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敏事慎言之後母友不如已在主忠信之後今人都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類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又曰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我按此數語最明劃。○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居業錄云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真。方可時習。愚按集註特提人性皆善。直從天命原頭說起。則學字來歷既明。繼以覺有先後。此由資稟不齊。乃見不可不學之故。所謂覺者。卽吾性中之靈明。而其所覺則事物之所當然。與其理之所以然也。先覺謂凡人之先我學道者。效先覺之所爲。猶云學先覺之所學。或者考之於古。而讀書論世。得其進修之方。或求其理而篤行以踐其事。則至善之所在。以明而吾性之初以復。此論語開章第一箇學字。集註可謂言之深切著明。而凡異學俗學。自無從置喙矣。○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粲然

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我學固不止讀書一事。而窮理之要。必在讀。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

飛也。語類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重去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

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

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

且如學克已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已復禮。○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

已。是之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謂習。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語類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係切已用功處。

○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

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已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不亦乎。語氣正欲人自得之。○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

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

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人扶持將過。才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問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曰。今人所以或作或

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文集學

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

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復溫

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

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

而又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終而其指意曲折深密無窮盡如此。○翼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澀習則馴熟愚按時習有二義以時習之母凌節而不顧其安時時習之母闕久而或生其間講家多有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兼之者然集註却意在時時習之語類澆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思繹澆洽於中則說也。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欠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澆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文集呂子約曰時習之義程子云云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矣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澆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又曰學者將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註釋與曰此說甚佳。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語類問程子二說云時復思繹是

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

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語類問程子云時復思繹

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

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

皆當習者也。○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只

是籠侷說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立常常照管教如

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恣散說便寬了。○新

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

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

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或問學之為

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

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

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按學之始，朱子亦止就第一節約言之。實則提起一學字，便自徹始徹終看。末節註自見。○翼註此章是三疊語，不是三平語。工夫全在首一句，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學則那有盡頭，特為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悅樂不愠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乎，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精義游氏曰：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

得譬諸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之譽於前而已，不預養焉，終不足以知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按語意自是舉遠以該從者眾，或有云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孔子道高德博，三千之徒不遠千里而來，而鄉人反輕之，乃曰此吾東家某，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目易玩，此論未嘗不近是。然細思終不如常說之穩。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按以善及人，承上節性非有我之得私。○語類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舊嘗有云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敦復堂

得何待他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慚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有所見則不肯告人以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或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偃偃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為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而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欣交通宣揚發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朋

來之樂奈何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亦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大而友遠以為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為憂則知講學以為樂則正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按信從者衆信是信其所知從是從其所行或問中只承知能貫將去方見得朋來之樂正是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以天下之理公之天下吾學中一片精神鼓舞洋溢何等廣大光明並不落聲氣交游及所關精義中諸家之說語類又曰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從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非以樂為位大故是高了

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發越於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達乎外也。○語類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共樂。條辨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人之樂而後樂。要知人方知能時亦未必遽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王字泰論語義疏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含？以字論則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按此於字義最善為名狀。尹氏曰：學

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語類尹氏此等句極好。君子

微波，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

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耳。若煅煉未能到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知而我不愠也。又曰：為學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

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陳氏曰：尹氏解此一

節正意，故居先。○雙峯饒氏曰：明專主。程子曰：雖樂於及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也。精義楊氏曰：明來人知之

亦非君子矣。○語類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

已之愠。○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

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不

愠，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陳氏曰：不見是而無

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

不見是三字，包含許多逆境皆在其中。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語類問學者稍知為己，則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非

必忿怒之謂。○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為之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為難。○謂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精言人不知三字，必須重讀，實見其逆而難，而字轉下方有力。君子身分亦說得着實，且不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新安陳氏用此推本所

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又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按朱子於下兩節俱推本首節至此，又繳轉不已二字，正與首節學之不已相應，皆其契緊教人處。○說此時習

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曰不愠，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愠，則猶是時習之功未至，即此愠之時，猶未能悅也。又曰愠不自知，而說樂已去，不愠亦不自知，而說樂始真。按此可想見不已之妙。○條辨心有一點愠，學便有一息間，此中消息真箇細入微芒。人都說向人當知我，又說向人宜乎不知我，都在外面辨取，不愠自落浮淺。惟只見得裏面不動，憑他知不知，全然漠不相聞。○或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為已而已，本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知而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曰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問不愠之說，孰為得之？曰：君子之學，固不求人之知，亦非有意求人之不知也。然有實者，人自知之，豈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耶？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者耳。而或者

乃以聖人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又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為說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又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夫君子之不愠自見其無可愠耳豈以自待之厚與迫於不得已而後然哉又有以為既說且樂便能不愠者則其說太快不若程子楊氏為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按此與中節載或問次條皆歷辨精義其諸說已駁不復詳後倣此又語孟載或問式與學庸異例詳發凡○語類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自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包了向日見某人講說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君舉大奇之怪甚按錄此見或問始中終三字無閑緊要可并破除後人習舉業立柱子之陋○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着時時習之果能說否

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按此正節節要人體認三不亦乎神理方得○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類惟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紹聞編末引程子一條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新安

陳氏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按此處亦只渾言不必太深看犯上謂干

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語類問干犯在

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小底亂到
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
母之怒此不為于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
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此言人

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其為人也孝弟

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

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問有犯上者已是不好又何至於
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

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凌犯處乃為犯也若作
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按金仁山謂上節以質言

下節以學言後人多有議之者語類却亦云為人孝弟說
資質好底人似為仁山所本愚謂首句亦約畧以資性言

與下節板分質學則太滯矣看來只就為人大概渾說為
得○集註云其心和順特下一心字已暗伏仁字針對兩

好字而言見得孝弟之人心自和順即小不順亦非所好
何況大不順下兩層都就心上看則次節本字已到○精

義游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

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

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

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木漸於上

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或問仁何以

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

信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
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
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
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
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
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曰
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
敦復堂

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
 四者惻隱之體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
 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
 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
 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
 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
 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
 當務與其所可戒也按此論語第一仁字故集註兼愛之
 理心之德為訓而或問復條析之使學者知其分復知其
 合後一條元本分列次章愚特照西山集編併合為學者
 提綱○語類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
 分明四書通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
 心統夫性也按此申明朱子之意○仁者愛之理只是愛
 之道理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
 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
 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
 亦不可離了愛却說仁○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

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又曰仁之愛如糖之
 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非愛他却能愛如目能視雖
 瞑目不動他却能視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
 之德是仁○勉齋黃氏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
 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
 不過生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
 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
 然人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為德者非一仁包四德
 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
 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
 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
 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
 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
 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
 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
 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
 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論其專主而至
 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

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歛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也按此條槩括朱子諸說甚暢語類有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又曰今學者須是物上自講明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到得私欲淨盡後便粹然見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為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按此尤黃氏大指所自出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

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語類君子務本本立道如此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若上文所謂孝弟按語勢雖似脫開而意理自相貫注

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語類問世

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先生嘗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發出來便是孝○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合子細看後作一員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字又外一重寫愛物字謂行此仁遊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固非克已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已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親始也不

得。○問孝弟仁之本。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按此條見集註。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正是存子言外。喫緊為人處。與上節不好犯上作亂。意緒相生。地分自別。須知上節只虛虛作箇引子。歸宿却在言外。末二句也。者其與四字低徊。○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歎無限提撕。

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克大。孝弟行於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語類。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

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精義。伊川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或問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本。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語類。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又曰。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敦復堂

其全體發用處言之。又曰：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纂疏：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按：根、幹、枝、葉之喻，較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更精。且於務字立字，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尤易貼切。

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一事也。困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此方見得行仁所以必自孝弟始。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文集：程子此語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

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言江淮河濟，言木而不言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然仁主於愛。

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語類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或問：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敦復堂

其所不可不為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
 孝弟為為仁之本蓋以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
 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為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
 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為彼而姑先借此
 以為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眾皆以是說求
 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語類孝弟本是合當底事不
 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
 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
 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按此歸重務
 本方見得聖賢無所為而為道理乃益真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語類只心在外便是不是別更
 有仁又曰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
 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
 悅人則不可○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

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
 矣○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
 令色雖未是大段奸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
 惡處也不難○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又曰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
 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
 還在腔子裏否按此文人所當猛省○文集容貌詞氣之
 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
 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
 之要復何病乎○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
 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
 病所以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餽人脅肩
 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說統巧令正是色取仁底人聖人勘破他心事聖人詞不
 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着心體故曰鮮矣仁

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類上章犯
 上者鮮對下

作亂者未之有而言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問鮮矣仁集註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沾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精義呂氏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不立修於內者未足以兼之或問言固欲巧而不可巧其言色固欲令而不可令其色今日欲巧欲令而不明此意則已疎矣且徒以修之內外為別而不知為已為人之有異亦未足以定取舍之極也蓋誠為已也則修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而不患本之不立誠為人則其飾乎外者安得謂之修其為害又豈但本之不立而已哉按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為呂氏語意所本然徒概曰欲巧欲令則未免語上辨非關本末故朱子論之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

非仁則知仁矣

或問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

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語類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按此伊川之言也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信已入大學章句伊川又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

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朱子謂被他稱停恰好。○
 或問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然未
 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
 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出乎忠者。表裏之謂也。○語類忠信
 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
 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
 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
 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
 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
 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
 道是殺人。不得說道只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
 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已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曾着心。
 謾爾如此。便是不忠。○盡已之謂忠。盡時須是十分盡得。
 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按編輯語云。盡字
 難說。才說盡時。便是不盡。此義尤精。○紹聞編輯君子不從
 形骸起念。故處已為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
 之明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為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

盡。即為不忠。蓋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呼為為
 已。為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為人謀。不如自為謀之。盡則為
 不忠。此猶是麓說。○語類問伊川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
 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義府以實之謂
 信。不但言當以實。事事當以實也。須知與朋友交。交字內
 便有許多來往。有許多事在。所謂以實者。循此事物。不違
 其實。是則是。非則非。可則可。否則否。其實然處。一毫姑且
 不得。此之謂以實。○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
 朋友塗之人耳。而人不能廢。誼不可解者。心相孚也。故利
 瑪竇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
 交矣。○按盡已。是對照為人。以實是貼切交友。與絜矩
 章引用發已自盡。循物無違。大指雖同。而取義差別。傳
 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精義謝氏曰。傳者得之於人。
 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為
 一矣。楊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義府傳習廣說。靜
 存動察。心會而躬行之。皆習也。如顏子之亦足以發。曾子
 語之不惰。而後可謂不負師傳。曾子未遠。故省之。曾子

論語集註卷一 一學而 敦復堂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語類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

照管不到日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

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問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

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

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因舉

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人之本心固是

不要不忠不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知已事切了若

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重往往是才有這軀殼

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思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

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曾子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

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又曰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

了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

忠乎○紹聞編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意已儘好但

視曾子之日省則曾子又密又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補

得曾子省身之意完足陳定宇謂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又將生矣○說統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准認不忠不信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會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使自一毫苟且不得三乎字正是問心之詞舊解作自猜自疑尚隔又曰省字內含二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精密一是徹省之省極勇猛○陳伯玉

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松陽講義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本

敦復堂

最難克底必於此斬盡根株則其他無事不然可知○愚按發口兩吾字煞甚森嚴身是吾身日是吾日若虛度一日即枉負此身曾子檢身如不及於此三者惟日兢兢直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其自治誠切所以得為學本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語類人若不忠信更無可

得說習箇甚麼○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按此○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其為傳習之本更不待言

求諸身精義尹氏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不忠不信不習皆誠所未至也會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按曾子

之所守者約誠而已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工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此亦不誠之故

而愈失其真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方其流為莊周之類

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地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

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

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何註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咸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或問此義疑馬氏為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百家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芘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語類問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算不徹，曰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此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敬者，至一無適之謂。語類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禱之，無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信於民也。語類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之期，獵商君之徒，木亦其類也。集解敬兼動靜，先事而存，因事而見，此緊粘事字。雖似專主動，然自有先事一層意在。夙夜不敢康，所為無小大，無敢慢也。信字蒙上事字說下，事不專是施於民，信則就事之施於民者說。兼政與令言，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雖時窮勢極，不無變化之權，而自有至誠惻怛之真，與民相見，節用不是吝嗇，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無過不及之謂節。王制謂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此尤節用之要領也。人兼臣與民，愛非姑息之謂也。羣臣吾股肱，百姓吾赤子，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春溫秋肅，要歸於愛而已。

時謂農隙之時。集解隙與畢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則四時皆有，各隨其時事之隙而用之。左傳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可証推此於築城作室。當亦然。○義府四時農隙也。至冬乃役也。一勞不再勞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也。皆時也。○輯言治國之要語。此特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逐句看述朱據此條五件事只當

開說分說方與內註五者務本之意合。如外註或推重敬信句。或推本敬字。及反覆相因等意。固有至理。然亦不必偏重。不必過為糾纏。只每句中而字串遞。有交互意在。不可遺漏耳。○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係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語類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益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又曰。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此基本。如何做去。○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

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精義尹氏曰。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

後世不先及此。徒欲以刑政而為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新安陳氏曰。此言

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近足治諸侯。楊氏曰。上不敬則

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

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

命。吾其主。不長。進。卷一。學而。三。敦復堂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精義伊川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語類問楊氏云未及為政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按此可見論所存不是空說存心但未臚列政中條件耳或問云此以為政者之心而言要是以實心行實政故敬信節愛以時即在政上見而其所以無敢慢無敢欺無敢封靡無敢戕虐者皆此心為之所謂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官之法度正與務本意相發明
以敬為主語類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

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又愚謂五者反復相曰敬信為下三事之本敬又是信之本才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暴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會使民以時按此是下因乎上能如此而後能如彼又曰雖則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桑不奪其時按此是上因乎下既如此更要如彼又曰能敬便自然信而能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存疑謹字當訓敬也。今日行之有常何也。

動作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信是說話誠實。即禮經幼子常視母誑之意。○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

之謂我。此義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汎愛衆

見而字相關。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汎愛衆

日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曰。不是人人去愛

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

之類是也。○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

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耳。曰。他下面便說親仁了。仁者自

當親其他。自當汎愛。又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則流於兼愛

矣。○集解。仁謂仁者。只是渾厚篤實。有了八氣象。即在衆

中看出。不必說深親字。有常與居遊時共談論意。○義府

親近仁人。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有潤然。少年習於

放逸。敬之憚之。則必疎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語類問所謂有餘。莫是人孝出弟之理行之。綽

綽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有餘裕。如愛衆親仁

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

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

出弟。亦是當孝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

自當學文。○西書通行有餘力。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語類

詩書是大概。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

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義府。此夫子示弟子為學大段

規模。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

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而又有餘力。則以

學文。無一事而不範圍於天。○程子曰。為弟子之職

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程子曰。為弟子之職

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語類無

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自大段好

兩書集注

卷一 學而

三

敦復堂

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精義

申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眾而汎愛，交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為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為之。庇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孝不稱於宗族，弟不稱於鄉黨，交游不稱其信，夷醜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託真以酬偽，飾奸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而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行，則驚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南軒張氏曰：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言當以此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己者矣。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

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矣。數言先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而推而達之也。愚按：父在斯為子，兄在斯為弟。此弟子所由得名。故孝弟為其職所最先，而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教之孝弟，所以接續其不學不慮之良。最是根本要務。以至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便是謹。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是信。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教他愛眾。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教他親仁。凡此皆推而達之之事。○語類：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按：此又專就德行中較本末。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按前兩條

言學文必俟有餘力之後，則字緩讀。此下二條見愚謂力有餘力，則當以學文。則字疾讀。但洪氏之義尚淺。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得考究成法曰小學
 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
 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或前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
 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法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
 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
 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條辨先行而
 後文固見重行之意才餘力便學文似亦不輕文而學
 文仍以善其所行則猶是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誠也語類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

其誠也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舊矣○紹

聞編易字最有力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
 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
 之心則惟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義府人只有
 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底心換過了更無纖毫
 掛帶如此看易字最好○按註以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
 本文先自此開端可見賢賢是為學第一要着精義楊氏
 謂如九經之先尊賢於親親或問駁之然亦不為無見雙
 峯饒氏亦曰必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正同此意也○
 語類竭力謂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分留
 兩三分○紹聞編子之事親分所當為力所能為而不自
 盡非孝也有得已而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已者皆不竭其力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語類致身是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註不有
 其身是不為身之私計也○輯語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干
 占人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勤
 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集解竭與致在
 兩能字上見其誠有一毫未盡不可謂能竭有一毫自顧
 不可謂能致致身兼常變言信為交友之道不獨在言此

處貼言上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一語不肯欺人四者皆正見他盡誠處而有字須着办與能竭能致一般

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輯語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為難故四項中皆以誠字作骨按學求如是而已句本精義伊川語類問伊川學求如是而已句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愚謂子夏亦未必遽如此說故子夏

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類人固有資稟自好不

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是當今既有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愚按末二句有謂主未學之人而言者未學而以為學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真謂由務學而然也

有謂非疑其不學正深嘉其學者是坐實註中必其務學之至而特以生質之美作陪襯語也由前之說則真不免何必讀書之病由後之說則又將務學之至坐入子夏意中於理則是而意或不盡然也或問謂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故有激而云爾看來雖曰必謂等字不過姑抑揚其詞而用意自在言外見能如此則必謂之學不如此則必不可謂之學矣翻轉看自有深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之事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須善會無容過泥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

本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按此條發明內註未盡之意子夏本指當作

如是觀。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

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

弊也。語類：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子夏之意，欲人

務本，不可謂之不是。然以夫子之言比之，則不能無

弊。按朱子恐人因子夏之言至於廢學，故載此條，然非本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

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類：既曰君子何以

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

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按不重便不威，人所

易知也，而所學亦因之不固，人所不知也。兩則字一氣貫

注，跌重在不固上，見其表裏相符，不威轉是中間一襯筆

耳。○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

言語輕率，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文集問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為

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監起

來。○精義：謝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退則揚，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

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况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

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義府：載道

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松陽講義：此是

要人主敬，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設為之而已。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

條辨集註事皆無實，皆字甚該括。故語類直將本章前後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中，便道是平說，大失本文主字之義。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

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有物乎？語類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凡應接事

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此，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精義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執。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語類

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足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又曰。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又曰。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弊。○松陽講義。友所以輔仁。與勝已者。友始能嚴憚切。一則喜其揜已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已者。一則喜其形已之長。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為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精義。伊川曰。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楊氏曰。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或問。二說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已。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已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已。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

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察。以分別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已者。又何自弃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已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諫者之正已。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臨彼而足以為高。便僻佞柔之徒。則悅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蘇氏曰。世之陋者。樂以不若已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吾友矣。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敦復堂。

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四書通此過也而集註以為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為過有

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為惡○輯語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又曰只憚

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紹聞編憚改有因朱子謂畏難而苟安夫既知為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

必有病根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者而人憚改者多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精義游氏曰孔子曰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

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

計哉○語類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

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

是壞了四日事今日只是憚難過了日子又曰最要在速

字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

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輯語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

氣在愚按勿字有力則字尤有力正在當下斬釘截鐵註

中一速字正○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謝氏曰

為攝魄追魂○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謝氏曰

當分為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已改過學者闕一不可○勉齋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

則其德進○南軒張氏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

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

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

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已者曾已之不如則情志

敦復堂

而害德矣。過勿憚改，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按四項本平說而要語類之言無可疑者。游氏云以威重為質，質乃質幹之質，即朱子所云外面扶豎起來之意。學以成之，所以成此質幹也。蒙引作資質看，誤矣。下面提學之道，領下三節分。出主輔而終以改過，以見皆君子為學之事。然提學字未嘗兼及固字，蓋忠信與威重自分內外，不固即在，不重處見不必與下文牽合。而講家以固學貫此，尤說之陋者。

存疑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是下箇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

之，其德亦歸於厚。

精義伊川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四書通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

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復

其本然者耳。豈有增益之哉。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

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一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

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

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語

類慎終追遠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伊川說凡事皆要謹終追遠但本意只是為喪祭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

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

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義府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

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終語類

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如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

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

竟是自己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問如何謂厚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

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

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辨

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忱如記所謂

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

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文集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

已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矣大抵春秋之

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輯語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

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集解是邦是字甚活見得不止一邦至於二字見非有欵洽之素其政即其國君

所舉行之事聞有謀畫商確意子禽疑處在必字上生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集編和兼厚字方盡温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良易直也

良是良善猶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云白直之直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許多

艱深纖集編莊主容敬主心恭莊敬也自中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語類儉非止儉

約只是常收斂之意集編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讓而裁制愚按用力二字宜軍聖人之裁制亦出於自然讓

謙遜也集編謙謂不矜已之長遜謂推善以與人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

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此乃盛德之

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如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温恭允塞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說約五德就盛德光

輝接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底湊合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

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語類聖人之德無不備非

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聖底意

思故人肯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温是如

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或問末二句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

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卑巽以求之則失之矣。義府：聖人之心不自知為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容亦非溫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易直子諒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而謂之儉。就其不欲上人而謂之讓。是五者雖殊而皆有不言之德。而飲人以和之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於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按此條看得字渾然以字自無迹。○集解時君敬信以其政就而問之。似說與亦得。但說是與則權屬邦君矣。邦君豈盡疇咨訪落求治若不及夫子盛德光輝起人敬信如桴鼓。邦君自有不能不與者。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無關於與自不待言。未只借他求字畧作反。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照意自豁然。

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語類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

而不猛恭而安。輯語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

人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

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述

朱聖賢說話各有地頭後學說書亦當各顧本旨如要見

聖人全體自當如子溫而厲章而夫子之感動邦君却只

在光輝接人處况為子禽淺人說尤不必說深也子溫而

厲章固見聖人中和氣象而此五者接人亦未始非中和氣象也須識得窺豹一斑便見全體。○謝氏曰

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集解子貢雖只就夫子與時君相接處說然善學者即此
五者可以想其德容之全體即容之發於外可知德之蘊
於中雖千五百年後猶當興起則當年之過化存神何嘗
不即在德盛禮恭之內內註一亦字與謝氏三亦字正見
子貢形容之妙而舊解每以此為不足於子貢之
辭徒滋學者之惑耳豈復欲人潛心勉學之意乎張敬夫

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

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胡氏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子以政矣未聞一君舉國以聽其所為然是亦可以為之

兆也而聖人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在濟時行道之心雖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語類此一句已有處父沒

然後其行可見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語類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

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

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

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在則亦不害其

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

而見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夫子云云然又必能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

孝矣語類上二句觀人子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

率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急遽改之。似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過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

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類三年無改。尹氏

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或問。尹氏得

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

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

率意改之。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文集問。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

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

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追於

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

為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遂遽改。以從已

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

之處。心親雖有存歿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

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

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

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

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

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
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類節者等級也文者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
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

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

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

如冠婚是人事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天子冠

禮當如何諸侯當如何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

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

根於中儀謂容儀有燦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

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

有人事之儀則。○紹聞編此二句且虛解箇禮字書曰天

秩有禮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此實禮之所自來此處未可着聖人說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語類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

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

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按

此卽所謂益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

-5 180 45 915" data-label="Text">

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語類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

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理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
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呂與叔云自
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
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
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
則自然和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
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直卿言禮之
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嚴矣然下氣怡
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
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

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
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
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分毫不不可
分做兩截去看○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不可犯却何
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
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和也
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主於
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
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
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
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
嚴也○義府禮者何也彼此相交之儀文也而和也者
即交接中藹然真意相浹洽而不相隔閡者也而和也者
其介然有辨也乃所以為驩欣交通也其秩然有等也乃
所以為稱物平施也如許多朝廷之禮君臣相與交接者
必一德一心都俞吁咈若唐虞之世乃謂和不然縱堂陛
森嚴不貴也如許多家庭之禮父子兄弟相與交接者必
慈孝友恭蒸蒸無間乃謂和不然縱定省溫清不貴也愚

按集註禮之為體雖嚴二句意在申明天理是和字源頭
語類已詳言之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便貼在人事上
是和字正位采義府說方見得乃為可貴處義固不相悖
然正須見得一德一心不出堂陛森嚴之外父慈子孝即
在溫清定省之中原是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因用而
遡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
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職語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
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
之字有無一般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
其病便蠶起
不由之也或問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
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以
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
而無和矣○紹聞編禮之用和為貴是說理先王之道方
是指制禮之聖人說先王之道正惟得有得於此而非強世
此其所以為美而天下宜之後世安之小事大事無不由
之則無不可行也按斯字正指禮中之和言與下節反照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

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在禮外曰只為

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知和而和是一向去求和便

自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不如疾行先長

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有禮而和則尚

是存得那本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

又自有輕重問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

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如何却會不行曰只是立心要

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

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

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徐辨有所不行是喚起

知和二句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註謂承上文而言正

討亦不可行亦字之脈以禮字矯強不可行見得這和便

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為禮外之和斯亦不可行

也知和而和時解都謂病在知字却不盡然病在而和

而字不以禮節之不字而字是他心裏要一於和不字是

他一味流蕩而不顧只是徒知和之為貴之知原不曾知
得和之所以為貴耳今人解成可由不可知大是鶻突按
語類云人須是窮理始見得這箇道理合用恁地使自不
得不恁地朱子何嘗不要人知但恐知得不的耳說統
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
之自然順適處即是和離節是流不是和便不是禮如何
叫做行禮按周末文勝實意淺微病之者至以禮為亂
首而欲廢之故有子特為揭出禮中之和以見先王本非
強世其徒事繁文而為所拘迫者由於知禮而不知和實
則并未曾知禮也然矯枉過正病禮之難行以致廢禮而
益不可行其恣睢流蕩未必不自拘牽瑣屑者相激使然
而要其為變則已亟矣此東陽許氏所以云上節是正意
下節是防弊只體認末句一亦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
字上下節原不是判然兩截也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

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

勝則離。樂勝則流。本樂記。此章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時

借樂字以言和字耳。○集編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

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

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

初無二理。○按伊川將樂記二語分領兩條於本文只添

兩故字。一以字一而字一者字而一章之指已了。此亦何

減明道言。詩之妙。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

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語類。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

只管恁地推將去。○問謝氏謂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

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心。是同體

也。又曰。和是碎底。敬是一箇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

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中節。便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

好處皆是。和是事事中節。一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

好處皆是。和但敬存於此。則氣氲磅礴自然。而和。○通書

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

說得最好。○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愚謂嚴而泰。和而節。乃樂之所由生。和便有樂底意思。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程范借樂字以形容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只是約信若是誠義者事

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

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

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

輕下一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語類因猶今人倚靠人之意

如主讐由之主又曰因如因徐辟之因因字也

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言約信而合其

宜則言必可踐矣語類如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

義則不言言之則必可踐而行之矣若不先度其宜則所

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為義行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

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而可是不先

度之故。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

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

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

過則如何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耳愚按

下二段亦應如此看。輯語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

矣。語類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如與上大夫接而用

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問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

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

答這便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

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按此言恥辱兼過不及又曰去

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

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

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恥。按此以過不及分恥辱又曰

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問近義近禮何謂

近曰近只是合。紹聞編此四句體察於日用常行易其
 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恭不合禮非不及即過
 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狗以非禮之恭習以為常下之事
 上甘於自屈而不以為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以
 自大而反為恥古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
 色斯近信矣即是信了。說統此專為當時足恭者戒只
 主過一邊說恥辱二字相連恥由內生所依者不失其可
 辱自外至按此與語類異而義自可通

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語類因乃泛言親則近之
 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
 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入於不善
 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去相似又曰且如做官與
 箇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所薦舉便是宗他了如與
 好人相親後受他薦辟這便是可宗。因之為依勢敵而
 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而我賤而以
 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是也依失其親若
 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因之則後日有

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
 日亦可宗主之矣。輯語因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
 合或即事作緣不必遽作求友看然其中或亦遂有足為
 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朋友與君臣父
 子兄弟同列五倫內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
 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
 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
 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紹聞編因在先宗在後如
 孔子主伯玉其初何因以相知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體
 察於身亦為警切。集解因親宗語類訓釋字義分作三
 層究竟本文只有兩層無三層也。因與宗對親字橫擔中
 間暫時依傍也是親久久宗主也是親總以得其人為貴
 耳與上兩條只一例看。親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
 字貼人說以道言不以情言

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
 自失之悔者矣。語類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信近義恭
 近禮因不失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

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須思量到無弊處也。義府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慮其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八面俱照到。則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則非也。按此又從集註翻進一層。然細思實不相悖。○輯語此章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松陽講義曰：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計其將來。正以盡其在我。○四書通因仍苟且四字。只是一且字。其始且如此。則後有不可勝悔者矣。故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夫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語類須是見得自家心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義府：君子之學始於立志。以安飽為事者，其無志可知。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語類

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問：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嘗苦於不足，言嘗苦於有餘。○文集：謹於言，亦不專為恥躬之不逮。凡言語皆當謹也。○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類：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按此是粘上說。又曰：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問：就正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按此是離上說。然細思當以前說為正。○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敏行，謹言

有甚意思。若只敏行謹言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或問小註：此章語句緊切，作三節說，實一氣急下。又曰：然猶不敢自是，此正見其好學深心。合訂捨却上三節，別無可見其好學處。然只將三節攤開散說，便不見其孜孜矻矻一層進一層意思。註中志有在於無求安飽內已透敏慎，然猶不敢自是於敏慎時已涵就正。皆是極寫好字。四書讀好學何事不紛情於世途，不役志於長傲也。澹於欲故入乎。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理不甘為庸俗，故下於聖賢。

之理，人之所共出者也。輯語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然此節道字只重有此

道之人，蓋謂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出之道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

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

楊墨學仁義而左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

乎。南軒張氏曰：世固有不狗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慎有非

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為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

書，皆為就有道也。四書通：必無求然後見其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

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

氣隨以盈而為矜，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肆故有恃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

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語類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

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條辨驕諂最是壞字今

但無之不過較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者知自守耳。子貢是

貼定貧說無諂。貼定富說無驕。言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

驕首一字一頓而字轉下見持守得貧富定之意則其未

能超然於貧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集解驕

富之外可知。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集解驕

看得細蓋居貧處富有一毫自屈自矜之意便是驕。諂無

驕諂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雖曰僅

可亦不得遽下不足之辭。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

下面未若轉身方有。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

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曾氏曰以貧故無諂

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性情而貧富不能解也。

胡氏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

語類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

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

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問富而好禮曰只是

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

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問樂與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說夫子兩而字是脫開貧富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離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即值了貧富未嘗增添得

些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語類

問先貧後富則是子貢亦嘗如後人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下或問無諂無驕可謂有志而能

自強矣子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庶乎其能然者故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淺深也按何

如二字隱然有自足意語類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

了聖人更進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蒙引夫子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集註許其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或問治骨

刀磋以鑿治玉石者琢以錐鑿磨以沙石大抵切琢成形

處則云已精而益求其精蓋對上節可子貢自以無諂無

也未若而言故詩句雖同而取義自別子貢自以無諂無

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

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語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

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面不

自勉也子貢於此煞是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而一

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

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他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

知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不可少得而遠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周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愚按義理無窮雖不止言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愚按義理無窮雖不止言貧富而處貧富之道未嘗不在其中。集註大指歸宿在未可自足上與上文可也。未若正隱相印合未句其斯之謂謂即指義理無窮可謂照上可也未若亦可但實粘則下節知來無地故勉齋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看來脫上則觸發無因粘上則會心不遠因斯而推到凡學問之功都是如斯子貢當日正似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恍然躍然恰得詩言為之寫照此夫子所以有告往知來之歎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類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知其

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葉氏曰若淺看切磋琢磨之語不過形容樂與好禮勝於無諂無驕止就此二事說如何下一往字一來字往者是只就貧富二事言之是所已言若切磋琢磨是統形容學問義理一節高一節一步闊一步此却是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輯語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於學問引伸觸類進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說統。○愚按此章問答其淺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

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

原之論。語類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意。雖若同。而其意皆別。患其不能者。言患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期人之必知。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說統此夫子於患不已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却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義府不知人之可患。即此不知處。便是失却眼孔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一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

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
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
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
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北辰北極天之樞

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為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
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
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

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
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
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樞紐有五星其前一
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
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北辰是那中間
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為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
之樞紐如那門簷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

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
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近樞底點
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按邵子曰地無石

之處皆土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為無星處矣
○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
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

之心也○問太乙是其甚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
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
主極如帝都○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

頭押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居中不動眾星環向一頭
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
不動之處在乎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轂如磨
之臍如門之臼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故注謂之不動如
人主憂勞無逸裁決萬幾而垂裳恭己人自不見其作為
之迹也輯語北辰居其所是動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

歸之其象如此。語類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
不必泥這以子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
相似。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底物事火便
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為政以德莫是以
身率之否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
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罷了。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
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
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有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
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
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
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非是德按政皆自
德裏出德亦即在政中見天下見政罔非見德故為政以
德須向渾成合一處理會不是政自政而德自德。問為
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如何不做只是不生
事擾民但以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
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原以
示信之類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非有心欲民之服也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政

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
為。○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
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出若
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
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
圓圓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為而
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共非擬天子高
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為為化神
之意。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
耳。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
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
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
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
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為而歸惟篤恭正己者能之
黃老清淨。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
不濟事。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曰范氏正推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曰信曰成等語則併舉其效而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類如以

衆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衛

風美文公秉心塞淵騅牡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

章摘句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

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

上達也○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性情之正如關雎二南

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性情之正桑中鶉之

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性情之正好底詩便吟咏發人之善

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故三百篇詩雖各因事

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

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

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

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

所以皆存之者所以欲使學者知所勸懲其言思無邪者

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又曰此詩之立然其言微婉教如此又曰言詩之功用能使人思無邪也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

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

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

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

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

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

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

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

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

者。取其詩以為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

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

有一箇思無邪。文集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

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

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

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駁

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或問變

風鄭衛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

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

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

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

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

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娼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

矣。聖人亦何取乎。爾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鑒其得

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輯語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

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

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

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

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人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

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有矣。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按此可為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

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三百，即以思無邪為讀詩之要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蒙引：法制所以示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條

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免而無恥，之不從，自不得不以刑齊之。政刑只是一套事。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

之心未嘗忘。是就他免時本自不知恥，不待政刑少弛而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以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

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弊，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 為政 六

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

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

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

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又曰才說禮

便自有箇中制○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

所向慕其間資稟信向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

賓嘉須令一齊如此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

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若只道之以德

而無禮以約之則籠統無收煞去處○古人比閭之法比

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

教人可以有流通今日都蕩然無具了便也難得相應有聖

賢作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

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

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格於上帝格於文祖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

使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愚按以恥格分承上二項於義亦通然此只是一串事似總承較渾必截然分屬豈德化獨不能使民至於善耶亦難為所感深所稟厚者地矣○按上節云免而無恥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以且格兩相激射為極力歎動之詞以見為治者宜審所尚也要之有恥較重到得有恥時自有不格一說格正也書曰格不休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善會

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又當深探其本也

語類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

只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便不是了○近見一朋友道德功術策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政刑德禮四者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問專用政刑是霸者事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他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條辨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以者政刑耳用德禮者何嘗不借政刑弼教但自家躬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也四以字是兩邊喫緊處○輯語看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朱子又恐人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說員謂德禮中原有政刑只專用政刑也○精義楊氏曰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敦復堂

先王非不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或問謂其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愚按斯言細體味之自見然於深探其本之指固可相發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

之道也或問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

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己上分別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

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

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

聖人為甚不同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却若存

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

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

恁地做為之不厭○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于

學則自在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

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

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

始不惑知天命與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按此亦言其槩耳實則知行劃

然分開不得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或問所謂立者何也

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語類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

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

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

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問志學章曰

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

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能有立立比不惑時

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

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述朱十五年而一進十年而一

進朱子於夾縫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

恁地一蹴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

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

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

知明見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

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

如破竹迎刃而解矣。蒙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疑則應

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問四十不惑五十知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惑規畫事理而

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

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此也。蓋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

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

命者。謂因其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原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輯語問五十而

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工夫喫緊。在

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愚按雖是一節。輕一

節。然所云大段着力。不得此中消息。愈微工夫。正一節更難一節。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順者何也。曰

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功。若不用功。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

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

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
 着力處。聖人到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得聲才入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耳。○陳氏曰
 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
 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條辨耳順。不是在耳
 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并是在心之源頭上見得。任
 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第於耳驗之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

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問而然也。自耳順及

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
 為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

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
 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
 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何。省察體
 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
 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
 甚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
 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
 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
 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按此條最宜善
 會。當以後所載。紹聞編一說。參之。○聖人表裏精粗無不
 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蓋
 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
 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
 謂大方。豈真法度也。○輯語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
 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為
 至善。方是聖學。愚按於理固重在不踰矩。然在聖人分上
 却重在從心所欲。即心即矩。渾是一團天理。胸中自然流

出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
 粘上四字讀○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烏知謂
 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
 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
 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
 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
 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
 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程子曰孔子生
 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

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
 事別性以
 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
 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
 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程子
 特以三者之初非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二物而有是言耳

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
 類

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胡氏曰聖人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

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語類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此按即孟子勿助勿忘括盡聖賢教人大指○不可躐等而進是將六而字逐節挨排看不可半塗而廢是將六而字通章聯貫看輯語所謂後十年消息已在前愚謂聖人生知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

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眾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紹聞編十五古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

前古集註卷之二為政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其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此二語又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輯語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聖人工夫只一片去而道理境界象循節相生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謙是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語極有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新安陳氏曰無

違二字簡要而含蓋大有深意○翼註夫子非故晦其辭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背於理了但其說未盡故語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翼懿子得聞之也○精言註中恐其夫指指者立言之意所

往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凡言指字當以此類推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禮矣舞八佾而歌雍則其祭

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

鳴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

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

豈務為險語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不得遁焉耳○語類不以禮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

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

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困勉錄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

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得為曰只是合得做底○東陽許氏曰此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

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蒧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雙峯饒氏

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

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

此一句最當深體唯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

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

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

之意不作獨字看愚按註中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與下唯恐句緊相貫注常以為憂正見其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開下二句合誤將唯字作獨字看不見吃緊矣故體註不止文義須在語氣疾徐呼吸間理會方免於隔壁聽耳

語類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

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說當如此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

所以愛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其父母

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語類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會照

管得疾了按此可見前說凡所以守其身句自有無限含蓄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

之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隸以下至犬馬也。或問

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

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耳。語類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愚按說

人子該敬只是平常說到不敬便同養犬馬雖鉄石人聞之膽落。○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

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

警發之也。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

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

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

以為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語類人子胸中才

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為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

以為偽為故子夏問孝夫子答以色難曰此說亦好。○義府

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蓋念念在

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

滿而溢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况乖戾乎吾儕為人之道

和敬二者每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猛

省而力行之。○輯語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摹擬可

摹擬便未為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

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

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揜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

以難也。○溫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

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

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不痒而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

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

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

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辨色難不是全脫了

服勞奉養說惟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

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

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

難亦通。○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

深長。○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也

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

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語類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

論語集註卷之二為政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子游為人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觀二人洒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問夫子答二子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大概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而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址方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私不必指燕

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

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紹

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念發

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聞之師

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

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
 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心目之間
 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
 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
 苗一齊。該在裏內。下。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故字便一氣承接。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
 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
 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
 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
 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隣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
 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
 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
 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
 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
 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
 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相湊。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
 問也。○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
 不悅。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
 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厚。不淺露。
 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默識心融。曰。說箇融字。最
 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
 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
 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問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
 條目。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曰。夫
 子與言之時。只是一箇默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
 發明其意義。似不默。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
 以發。莫是發明。夫子所言之指。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
 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真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

則足以發乎夫子之言也。又曰：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筒尺寸高低形製聽之似全然不曉底人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眸面盞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眸面盞背此之謂也。又曰：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集註謂坦然出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或問：小註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四書通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聞也與？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知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集解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面神理俱從此生，若但從實處理會不違是知之真足發，是行之至如愚，只形容不違不愚乃實證足發實理，只數言可了。但本章語意煞甚曲折。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卽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無庸，卽如愚二字亦成剩語矣。聖人固不是乍疑乍喜，然既與言至於終日，將胸中蘊奧罄盡吐出，非比三言兩語而默然聽受毫不疑問。夫子信顏子雖深當亦有未敢遽信其足發者，故必親自考驗見其內外相符微顯一致。然後知其不愚。註中下一知字，然後字固是體貼夫子抑揚宛轉之神，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話，徒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不違出，不應看作兩截。顏子身分自是如此。若在夫子口中，則省字從不違生出，亦字亦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轉語。曰：回也不愚，津津讚歎。此際正須善會語，類云：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所以，觀其大體。謝氏曰：視其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櫛柄、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

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己為人之辨也。

○條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甚意所從來，惟事既為善，須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小人之實，莫教所以掩過了。故直斷他不得為君子。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

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問：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

人是為惡底人如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
 是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
 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
 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胸中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為
 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
 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
 處最是難事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理道而能
 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初問才看善惡便
 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
 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
 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松陽講義
 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翼註
 據所字之義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所不安當云察
 其心之所安在不在是體注自明○說統安是心安意
 肯須於無意中察之○條辨所由在意上說即事而推為
 是事之隱念也所安在心上說即意而究上說即事而推為
 意之本心也故熊氏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處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語類問觀人也有事雖惡而心

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
 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
 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
 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
 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箇其字所字三所字是事迹隱微自
 然呈露三其字是本人所自與我不過不為揜蔽耳重言
 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鑒欲發人之隱
 微也○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

也○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
 也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
 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
 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
 敦復堂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名讀底其初也却好
 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事若
 是一件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輯語程子所謂
 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
 視觀察定盤針子○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
 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
 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語類

知新謂温故書而知新義○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
 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
 精勝似舊時所看○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
 不知新者發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心無所得雖温故亦

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
 温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已者若温故而不
 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温故而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道理即這一箇道
 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
 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温故知新
 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
 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采
 道且如一理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采
 氏公遷曰温故知新中庸是兩件事論語是一件○困
 勉錄工夫只在温故意理重在知新○精言中庸訓温故
 以煇温言只是保其所固有此處知新○精言中庸訓温故
 尋繹言尋是搜尋沒頭緒處尋出頭緒○愚按温訓尋繹有頭緒
 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温訓尋繹乃對記
 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若果尋繹豈有不知新之理
 所謂温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温故也温字要認得真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

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

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

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

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

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

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

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

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

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

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

這上面都別生意。或問小註此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可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精義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

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

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處更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吃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

做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君子自不及聖人，然本章却是說他好處，不必以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仁義禮智之性，以學力充之，自無所施而不通。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具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又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意即在君子二字中。○輯語：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字外耳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

是論言行也。徐思曠曰：提出君子之言，則先

行後從皆順矣。○按：本文曰：先行其言，則所重自在行了。

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因子貢居言語之科，故於其

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徒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語類問：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道只要自家

命言身言才家治考

卷二為政

三

敦復堂

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未嘗說得有着實處曰此說得好○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
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
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為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
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或以言為主而
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
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愚按其言二字
就本句看只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追
出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耳聖人當日却不如直喝集
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言上摩挲宛轉鉞砭子貢與他章
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平舉言行則行字去聲讀此只平聲宜辨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
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大意只說先行其所
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
是看出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
告之以此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
明之無有說
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精義伊氏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
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申之日周而不比比故不周
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此
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其以是互相發
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
私好則何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周
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子之事壯士
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可以知君子之不比
○南軒張氏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
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周之與比天理人
欲不容並立也○語類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皆是與
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
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
遠

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周則無所不受。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者大而徧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一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於人。則一切反是。○義府人無一日不與人相處。所以處之者。自以親厚為道。然其公私之間。不可不察也。故以君子小人別焉。○愚按。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此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

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類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又曰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四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比字。一面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已了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兩兩對勘。非以周尚疑其為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語類學是敦復堂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
 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低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所學
 者粗迹耳故味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
 則所思者虛見耳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
 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
 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會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
 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
 不熟則兀臬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
 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
 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
 又集學是做效現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或問思學罔殆之辨既曰昏且
 危矣而又係之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
 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
 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
 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
 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蒙引學者之
 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

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
 然則各有一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
 偏之弊矣

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

有攻木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精義范氏

曰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

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
 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
 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鼓動天下也是難。惟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說。出道理來不合人心處。打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鍊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戒。已是闢楊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類問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可勝言佛氏如何又却

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

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勞。初頭便差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了

按強不知以為知。病根從好勇生來。非其有心自強也。所謂自欺之蔽亦然。故夫子告之曰。我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

為知矣。語類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

不知者以為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勇

怕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

精義楊氏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為迂，

是以不知為知也。故語之如此。論語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只看兩箇字。直問此心更無揜飾，何等光明。

軒朗而覺悟，警策不安於所已知之意，亦即存乎其中。故

曰：是知也。學者反身體認，自見聖訓之深切。南軒張氏

曰：是知也。是乃知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

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輯語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為

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說，即是首句知

之道。故首末兩知字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

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知字，字字

不同。東陽說猶籠統在。○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不指知不

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

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為知之為不知，

有可知之理乎

精義伊川曰：人苟取其不知而不求，問是

云是知也。語類誨女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

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

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

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

於自畫。○文集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

是以欺人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

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欺，則甚

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

不已，則格致誠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

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

敦復堂

三

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四

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延平答問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為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其為學之時流露干祿之心此亦從子張務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語類

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聞見亦可互相發明聞固是上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亦有見而言者愚按聞見既以分屬言行只合照本文為得○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

得疑始分明○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既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按此將三截折疊說來。一步趕進一步。為則字作勢見寡尤悔之難。○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蒙引寡尤寡悔不止帶慎言慎行來連多聞見闕疑殆都併入。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疑殆不闕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可以言可以行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疵。均之不免於尤悔也。○輯語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功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條辨干祿原無別法。只是美言高行以動之。蓋同一言行無所為而為之便是實學有所為而為之便是干祿矣。只一點有所為而為之心。聞見可不多疑殆不知闕而言行斷不慎矣。何也。以只在外面鋪排而不於實地

用工也。所以夫子只實就言行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

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類子張學干祿

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本求此而得彼之義。君子求其在已而已。然而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問答于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乎之心。○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

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語類問聖人不
 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先謹言行，却把他
 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學本是要立
 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
 槩是合他自理會，已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
 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按此正發明程子使定
 其心及惟理可為者為之之指。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
 教以干之之法矣。故程子云：修天爵則人爵至，朱子謂其
 說得重了。正此意也。○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
 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
 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
 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
 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
 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
 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
 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
 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

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
 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
 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
 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
 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
 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
 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
 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
 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
 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
 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
 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
 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
 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
 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
 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
 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
 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按末段與本
 命吾長生本義佳錄卷二為政

指無涉而議論有關世道故備錄之。味其言意在復鄉舉里選之法但後世行之而夤緣奔競弊更甚於以詞藝取士是在主持世道者善行之而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

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是當下合宜而已

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順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服亦

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利病於國舉錯之興利除害亦

是後一層只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語類是便是直非便是枉○諸眾也擯斥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曰

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說統提出舉字作主只不舉便是錯兩諸字宜玩蓋邪正不兩

立舉一直則諸枉皆在所錯矣舉一枉則諸直皆在所錯矣按此與前說可互參○謝氏曰好直

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

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說

又推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

照得人破○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

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

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

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熯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已。說統莊如正衣冠尊瞻孝於親，慈於衆，則民

忠於已。語類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民便尊敬至於

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忠於已。若徒

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或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

不得。○紹聞編：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

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

如父母，如此看方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民忠於我處。孝

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闕於閨門而能慈者，也是

之本也。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

善。語類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

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

義府舉善則未至于善，而志氣強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

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

安於不能者，亦無不勸。○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按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

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隕秋七月始葬於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後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是為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而宋先入。季孫必欲抑使聽已。喪五日始得即位。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如是為定公不得正其始。自是為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為。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固非無意。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

書云孝乎者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

友于兄弟。惟孝處當一讀。

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

語類。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

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紹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侍睿

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己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聞編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本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精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

政也。天子兄弟弟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為不足。然

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

或人。故託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看得好。○條辨聖人作事。只是盡這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為。則盡為政之事。不得為。則自全孝友為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話。○按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然愚謂不若對定公言。為得立言微指。故集註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駁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儘有未定之論。不若從集註之穩。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敦復堂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輓軌則跬步不能進也

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况其遠乎。語類問集註

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以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碍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軌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具矣何以字方鞭辟得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之不可行只為世人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故聖人就他放下一層直刺心坎曰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為可吾不知其可也看似村度商量實則當頭棒喝可字須放活不知字乃偏撥得緊下乃借車以曉譬之末句何以行之雖是說車却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為切喻看來尚

似添入牛馬一層不如直就車之無輓軌人之無信合下勘定更警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國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二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邢疏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人道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邢疏人生應八卦

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者必一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

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帝帝

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質

○語類忠質交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

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質

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質

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質

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質

誠慤直無質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三統謂夏正建寅質

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尚質耳質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類問三統

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質

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質

為人正又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質

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質

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質

為一會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運有十二世以質

果本

卷二

論語集注

卷二

學

果本

卷二

學

果本

卷二

學

果本

卷二

學

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

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

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

也。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

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

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可知也。蓋有餘必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雖

不可如此。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

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所因謂

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

絕滅先王禮法。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

不得。○綱常千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

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

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出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

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

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如此。但這綱

常自是壞不得。○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

是安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

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

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三代之禮。大

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

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

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

為父。李斯等為臣。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

是損益也不多。○或問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

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

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

敦復堂

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
 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
 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
 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
 不驗乎○紹聞編蒙引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
 可知不待言按可知兼因革已然之迹今皆可見非兼因
 革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此○所因如湯纘禹舊
 服武王反商政政由舊不過修人紀敘彝倫等事亦皆有
 已然之迹故可知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
 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條辨所損益所字即緊根
 因字來損益只是因中之損益可知不徒是說損益可知
 乃是說所損益之可知知著眼所字自脫離因字不得○
 愚按所損益應屬上五字為句可知也三字另為一句則
 書旨自明○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
 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
 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
 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時勢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

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輯語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一邊不重損益○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弃禮義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

綱常而不以已與其敝也。即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建裂為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非田封建特損益中之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以卓為至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祖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甚麼廟神。或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問旁親遠族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戶灶亦可祭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按此推上一層。理固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不為上斷他無勇。○精義范氏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為諂。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翼註諂與無

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

